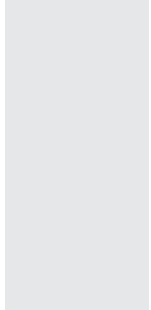


安顺小吃札记



初识大坪箐



权若青

王纯亮

本版责编：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：查雨施

人总是用舌尖记住故乡。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，最鲜活的地标永远是巷口那个飘着香气的小摊。

六百年前屯堡军民在此扎根，南来北往的商队带来五湖四海的味道。这些滋味在街巷里交织生长，变成家家户户灶台上飘着的烟火气，煤炉上翻滚的砂锅，竹匾里晾晒的辣椒，油锅里跳舞的糍粑——安顺人的日子，就泡在这“过街调”绵长的香气里。

“过街调”指种类繁多的风味小吃，烹饪简洁、小吃花巧，甲于黔省。近几年更是在央视、地方媒体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迅速蹿红，收获了一群“吃货粉”。

对于安顺人来说，美食的来源有两种，巷子里和其他。顾府街上，红旗路、大和街、丰家井、宋官巷、图书路、蒋衙街……还有连名字都说不清的街巷，都是百度地图搜索量上榜的美食终点。

为何美味都出自巷子？做小吃的阿婆总说：“巷子窄，人心宽。”巷子环境相对封闭，这让制作者能够更加专注于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技艺的磨炼。他们不需要迎合大众口味，只需要用心满足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人。

我总觉得自己有两个故乡。十二岁那年的暑假，我攥着车票从贵阳摇晃三个半小时到安顺。表祖早早守在巷口守着，带我来到小巷子的裹卷摊，一张四方四方的柔韧卷皮上，放上提前炒制好的辣子鸡酱，折耳根的清冽撞上酸萝卜的脆爽，卷上一个送入口中，车马劳顿忽然就化解在满口生津的滋味里。

在安顺，裹卷随处可见，小孩老人都喜欢吃，或许是因为它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其实，无论选择哪种酱料，不变的都是一块软糯柔韧的面皮，香不见料、辣不见椒，小小一枚裹卷，吞下的是安顺这块土地和手作的馈赠。

晚饭后，表祖常常打着散步消食的旗号，带着我到市区的小巷子里去吃夺夺粉。深夜十点的大和街总飘着奇异的香。砂锅里咕嘟着暗红的汤，木叉子“夺”起颤巍巍的米豆腐，裹着腐乳的浓香滑进喉咙。表祖把玫瑰水推到我面前，冰凉的甜润好接住舌尖的辣。这味叫夺夺粉的吃食最宜冬夜，七八双筷子在砂锅里碰上叮当响，像首热闹的民谣。

最晚的要数小锅凉粉。当别处都在凉拌时，安顺人偏把米豆腐丢进砂锅。腐乳汁在滚汤里化开，给豆皮海带染上琥珀色，那点霉香吊出满锅的鲜，吃得人鼻尖冒汗也不肯放筷。

这些年安顺小吃突然成了网红。可本地人依旧守着老规矩：松糕粑要在竹蒸笼里醒足时辰，烤小肠得用青冈木炭慢烘，油炸粑稀饭定要配现春的引子粉。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破酥包的千层酥皮，老师傅的手却比镜头更稳——十八道折面，一道都不能少。

临走那天下着细雨，我又绕回顾府街买裹卷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追着客车跑的小女孩。原来有些味道早把时光腌成了琥珀，任火车飞机如何飞驰，咬开薄薄米皮，童年就淌出来了。

这座城的奥义，或许就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。当砂锅掀盖的白雾漫过青砖墙，当玫瑰糖水碰响粗瓷碗，这时候的乡愁，不过是肠胃记得比心更牢。而这座城的魔力在于，它让每个寻味者都成了时空旅人。当你在咖啡邮局寄出屯堡纹样的明信片，指尖残留的或许是油炸粑的油香，而邮戳上的日期，或许就是六百年前某个屯堡妇人晾晒引子时的晨光。

花烛里的日升月落

张平松

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，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——思南。这里不仅自然风光旖旎，山川秀美如画，更以独特的手工艺品闻名遐迩。“思南花烛”，便是这片土地上绽放的一朵璀璨之花。花烛，作为民间祭祀、婚庆等场合不可或缺的装饰品，其制作工艺精湛，寓意深远悠长，凝聚了思南人的智慧与勤劳。

在思南匠人的巧手下，花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意义。思南花烛以其独特魅力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，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，让“好手艺”依旧能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明清时期，思南花烛所用材料皆源自本土，人们以朴素的动植物油脂与麻绳巧制火把，既驱野兽又照夜路。随着时间车轮的滚滚向前，花烛悄然蜕变，集照明、装饰、祈福于一身，成为艺术瑰宝。在思南，花烛不仅是日常照明的伴侣，更是节日庆典、婚丧嫁娶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线，蕴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切期盼与美好祝愿。

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，花烛以独有的方式，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。其非凡魅力和深厚底蕴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。其精湛的工艺依然是今天人们手中的“金钥匙”，助力乡亲致富。

思南花烛在众多手工艺品中脱颖而出，其独特制作工艺与匠人精神功不可没。从选材至成品，每一步皆融入匠人心血与智慧，技艺与艺术在此完美交融。

选材，乃制作花烛之始。乌柏树（俗称榉子），乌江之畔的瑰宝，其皮油在常温下呈固态，稳定、无烟无味且燃烧持久，是制作高品质花烛的理想之选。同时，灯草，思南塘头镇的特产，茎部细长柔软，吸水吸油，成为灯芯的上乘材料。两者之丰饶，为花烛制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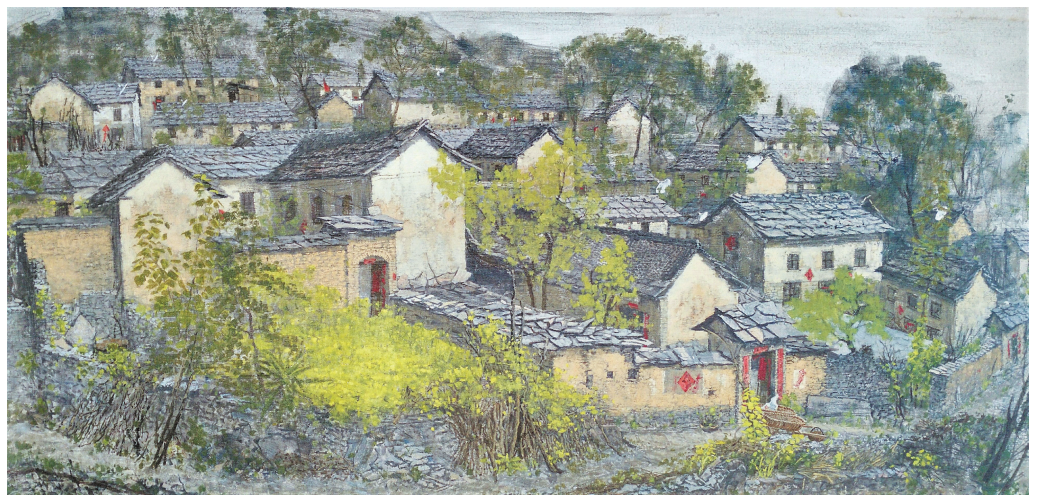
制作花烛，程序繁复而精细，需历经数十道工序。匠人削竹为片，顶部尖细，裹以多层灯草，再层层浇铸桐油或石蜡，直至烛棒渐渐粗壮。此过程需极大耐心与精湛技艺，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。成型的棒棒烛，红白相间，红烛添喜，白烛寄哀，各有其用。

然而，匠人的追求远不止于此。灵感闪现间，他们在烛棒上巧施妙笔，设计出莲花、牡丹、龙凤呈祥等吉祥图案，既美观又富含文化意蕴，实现了花烛从实用到审美的华丽转身，由器物晋升为艺术品。思南花烛，由此完成了从“工”到“艺”的升华，温暖了人间每一份烟火。

在思南，花烛是祈福纳祥的常客。人们相信，点燃花烛能驱散阴霾，迎来吉祥之光。它见证了思南的悠悠历史，也照亮了思南人生活的重要时刻：婴儿满月，满月烛照亮新生命的起点；金榜题名，报喜烛映照家庭的喜悦；而婚嫁之时，龙凤烛更是将喜庆氛围推向高潮，从接亲到拜堂，再到洞房，每一步都离不开花烛的点缀，尤其是那圆房烛，让“洞房花烛夜”名副其实。岁月流转，当长辈迎来花甲、古稀之寿，满堂儿孙以寿烛献上孝心与祝福。即便面对生命的终结，白花烛也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哀思与怀念。花烛，成为人生历程的见证，包容了人世的日升月落、悲欢爱恨。

尽管时代变迁，但思南花烛制作技艺却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闪耀。这得益于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，更离不开匠人们的执着与创新，花烛制作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传递给年轻一代。

如今，思南花烛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。



油画《夏日韩家四》 赵红星

走进娄山关

蒋诗婷

夏季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，也将我内心的热情推向了高潮，令我记忆犹新。2024年高考结束，我从长白山回老家探亲。其间，我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，踏上了前往娄山关的旅程。

娄山关，又称娄关、太平关，位于贵州遵义北大娄山的最高峰上，是贵州北部进入四川的重要隘口，离遵义城约60公里。娄山关群雄集聚，中通一线，地势极为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1935年2月，惊心动魄的娄山关战役在这里打响，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仗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时，我已经站在了娄山关的脚下。抬头仰望，山峰巍峨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我沿着蜿蜒的山路，一步步向上攀登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踏上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道路。

途中，我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者。衣着朴素，行动干练，双手捧着一张贴了封的老相片。他告诉我，相片中身着军装、胸前挂满勋章的是他父亲，曾是红三军团的一名战士，亲身经历了娄山关战役。他此次带着父亲的相片重走娄山关，是让老父亲感受现在的娄山关胜景。老者说话时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他缓缓地说：“那场战斗啊，真是惊心动魄。父亲和他的红军战友们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硬是用血肉之躯，在娄山关上开辟出了一条胜利的通路。”

山间，红旗猎猎，山风呼啸，林间，树叶沙沙作响。我停下脚步，站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前，抚摸着斑驳的遗迹，静静地聆听着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曳的声音，仿佛听到了红军战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呐喊声。是啊，眼前这片土地，曾见证了无数英勇战士的浴血奋战，他们的呐喊与牺牲，如今化作了历史的回响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与那些英勇的红军将士们一同目睹敌人的炮火，沿着陡峭的山路，奋勇冲锋，一次次地将敌人击退……

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”我凝视着纪念碑，在心头默念着毛泽东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思绪万千……

站在娄山关上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。我被这样一段光辉的历史而感动。我深知，作为新时代青年，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，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。

走进娄山关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历史的感悟，更是一份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。身为当代大学生，我将把这份敬仰和憧憬化作前进的动力和勇气，以更加坚定的信念、更加昂扬的斗志、更加扎实的行动，书写出一首优异的青春篇章。

跃进贵阳的烟火中



我是黔灵山的一缕雾，生在破晓前的林水间。

那时天光未明，山色如墨，只有寺庙檐角悬着的铜铃偶尔被风拨弄，发出声声清响。

我和更多的雾挤在一起，和风而去——从弘福寺的朱红廊柱间穿过，跃进晨钟的余音里。钟声沉甸甸的，像一粒石子投入深潭，涟漪荡开时，惊醒了林间的露水。山道上的猕猴还在石缝里蜷着酣睡，我却已醒来，带着草木的青绿，缓缓朝山下流去。

晨光初绽时，我轻轻掠过黔灵湖，生怕扰醒了湖神的清梦。初春的湖水泛着冷冽的蓝，薄冰边缘正在融化，裂出细碎的纹路。我的身体被朝阳浸透，成了半透明的金箔，忽而散开，忽而聚拢。跃过蜿蜒曲折的山路，与晨练的人们撞个满怀。他们都在说：贵阳的夏天，那可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避暑天堂。从黔灵山脚下，一路向南，铺展开来。视线尽头，南明河畔，甲秀楼的飞檐刺破朝霞，听说这里，是贵阳的独特地标。又听说，在东山电视塔上，可以俯身将整个贵阳——揽入怀中。后来，我知道，南明河的水波里沉着数百年的光阴——明朝的石桥、清代的碑刻、民国的梧桐，都在

水影里模糊了轮廓。文昌阁的砖石缝隙里钻出野草，它们记得王阳明曾站在此地遥望龙场驿，也记得夜郎国的传说如何被覆上了青苔。

我已经飞到了汽车飞驰的大路上空，我要到东山电视塔上，俯瞰贵阳！

风推着我在空中穿梭，高楼玻璃幕墙映出我混沌的影子。早班公交车碾过潮湿的街路，溅起的水珠里藏着昨夜未熄的霓虹。青云路的夜市散而不息，烤豆腐的铁架还冒着白烟，肠旺面的红油荡着涟漪，折耳根的香味久悬味蕾。我伏在一锅炸脆香的油面上打转，看隔壁老伯用长筷翻动烤得金黄的面团，他的蓝布袖口沾着经年的油渍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
正午时分，循着小豆腐的独特沉香，我飘进青岩古镇。看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正滋滋品尝着特色美食：糕耙稀饭、恋爱豆腐、破晓糖。游客相机的闪光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，我趁机落在一碗玫瑰冰粉上。爱冰粉的嬢嬢手一抖，红糖浆便在我身上汩开甜腻的蛛网。隔壁铺子的状元蹄在卤锅里恣意翻滚，酱色像陈年普洱浓茶。

我钻进蒸腾的热气，听见木楼梯被踩出吱呀声响——二楼窗边，穿苗绣衣裳的姑娘正把

银簪别进发髻，她的耳坠晃啊晃，晃碎了投在青石板上的光斑。

我看得入了神，飞到姑娘耳边，沉沉睡去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慢慢醒来，记起了之前的心愿：要去东山电视塔上，俯瞰贵阳！

顺着街道，来到塔下，再攀上东山电视塔的钢架。整座城市在脚下铺展：甲秀楼的灯笼次第亮起，南明河倒映的灯火成了坠落的银河，花果园的玻璃高椅像水晶簇般刺向夜空……

风突然急了，我的身体被撕成丝缕，再也抓不住铁塔的螺栓。索性纵身一跃，跌进夜市的烟火之中……

我已精疲力尽，最后的意识消散前，透过塑料棚布的破洞望向夜空。黔灵山的轮廓在月光下起伏，又有新的雾从山谷里诞生。它们会否像我一样？掠过弘福寺的飞檐，沾湿猕猴的鼻毛，在肠旺面的热气里打转，最终消融于某盏夜归人的路灯下。而贵阳永远半梦半醒——古塔的影子里睡着明月的月光，地铁隧道中奔流着苗岭的山风，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，历史与未来正踩着同一片水洼匆匆交错。

雾散时没有告别，因为它知道，贵阳的山水永远会给流浪的灵魂，留一个回来的理由。

在增盈村的那个夜晚



尤立宪

二十多年前，我就在电视屏幕上观看和聆听过贵州黔东南州黎平、从江等侗族聚居地区的传统音乐侗族大歌——衣着精美的侗族姑娘，成排地站在鼓楼前面，用那优美的歌声吸引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眼球，将多姿多彩的贵州展示给了全世界。人们对它充满了向往，想要走近它一探究竟。

耀震是我文学高研班的同学，他供职于黎平县九潮中学。就在国庆节前夕的一个周末，耀震在微信上邀请我到侗乡采风，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被脑海中那储存已久的画面驱使着爽快地答应了。

耀震同时邀请的，还有同班的张霏同学。那天，我们乘高铁到达榕江站时，耀震已早早地在出站口那儿等候。耀震说：“两位老哥，今晚我带你们去一个特别的地方。”我们不约而同地答道：“听从你安排。”

当晚近十点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个特别的地方——从江县、黎平县和榕江县交界处的增盈村。

两条小河环寨而过的增盈村，共有两个自然寨，2300多人均为侗族，是从江县最大的一个侗族村。这里的房屋依河两旁而建，错落有致，均为青瓦覆顶的吊脚木楼，颇有特色。下车后，耀震带着我们沿着村中的大道走去，村子里的灯光，虽然没有城里那么耀眼，但那灯光的色调与那青瓦覆顶的吊脚木楼，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走到了一处风雨桥。风雨桥上，一群淘气的孩子正在桥上打闹。风雨桥桥壁上的雄狮、蝙蝠、凤凰、麒麟等吉祥之物图案，形象栩栩如生。通过近观发现，侗家人的风雨桥由下、中、上三部分组成。下部是桥墩，用大青石围砌，呈六面形柱体。中部为桥面，采用密布式悬臂托架简支梁体系，全为木质结构。上部为桥面廊亭，采用榫卯结合的梁柱体系连成整体。廊亭木柱间设有座凳栏杆，栏外挑出一层风雨檐。桥梁就放在桥墩上面，而桥墩与桥台之间没有任何加固措施，只凭桥台和桥墩起着架空的承合作用。

耀震告诉我们，在增盈村，这样的风雨桥有很多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要算增盈村村东头的金勾风雨桥了。他说，金勾风雨桥始建于清光绪十年。1992年重建后，桥面十分宽阔，桥屋中部抬升为五层密檐鼓楼楼冠，北端从第二间起，南端从第一间起，抬升为歇山式五层密檐屋顶，其余部分屋顶为单檐。2013年3月，金勾风雨桥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哗哗河水的声响下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风雨桥的桥冠，耀震说：“到了，到了，我们吃饭去！”吃饭的地方离风雨桥不到三十米。主人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侗族妇女，见我们到来后，她高兴地对我们说：“赶快落座，马上吃饭！”耀震一边给我们夹菜，一边向我们介绍起桌上的美食。牛瘪，是侗家人喜迎客人的上等美食。那天的桌上，就有两份牛瘪。一份用小锅装着放在桌子中间，属于熟牛瘪；一份用木姜子拌着的，属于生牛瘪。最让人馋的要算那道腌鱼了，味道极其鲜美。吃着吃着，旁边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侗族妇女，她端着一碗豆热情地放到桌子上，让我们尝尝味道。女主人说，侗家人十分热情好客，无论是谁家来了客人，邻居们都会将家里的特色菜送过来，让客人品尝。不多时，又有五位侗族妇女笑盈盈地向我们围了过来。她们刚刚落座，女主人便快步走进屋里，捧着一把侗族琵琶走了出来。她坐在我们正对面，熟练地弹了起来。在她优美的琵琶声中，侗族妇女们跟着琵琶音调，唱起了敬酒歌。我们沉浸在一曲曲的歌声中，喝了一杯又一杯的美酒，尝了一道又一道的美食。当晚，她们唱了拦路歌、见礼歌、问候歌、客套歌、长句歌、侗寨古歌等多种多样的歌。当歌声停落后，河两岸人家的灯渐渐熄了，村子里也有些宁静了。意犹未尽的我们，在和侗族妇女也有些合影留念后，在女主人的安排下，我们向离她家一公里远的民宿走去。

侗家人的民宿颇有特色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，民宿全是木结构。张霏经营有不少产业，对这里尚未走出深闺的旅游资源似乎很感兴趣。那晚，半躺在床上的他，滔滔不绝地向我论述了增盈未来的开发价值。这里的鼓楼、风雨桥、民居、禾晾、禾仓、古井和古石板道保存较好，值得观赏。这里的传统节日多，与周边侗寨一起开展吃相思、演侗戏、对侗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值得体验。这里的风味食品更是独特，特别是那牛瘪和腌鱼，会让人记忆犹新，永远难忘。这时候，窗外的田野上，蛙声一片，那声音好像已被侗族大歌熏陶了似的。乍一听，颇有几分见礼歌的旋律。

伴随着蛙声和新声交响曲，我向张霏深深地感叹道：“增盈这地方，一生得此一见，值得留恋！”

